



09132

此
子
會
心



讀書些子會心

以九朱苞著

後學趙

繩祖

同校

明德之明即致知之知也知者乃吾德之本明處也
晦庵所謂虛靈不昧陽明所謂良知一也然吾德本
明而爲物欲所蔽則昏是德未明即知未至耳故在
明明德致知也在親民格物也在止於至善物格知
至也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致知之
竅會也皆所以格物也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
些子會心

天下平皆知至之映發也皆所以爲物格也是物格
知至止於至善也知至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也家
齊國治天下平親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也

予小子嘗承過庭之訓云物有節非結上乃起下下
六先字七後字正根知所先後來修身爲本正物有
本末之本格物正格此本末之物事物中之事終始
本末中之終始事有終始是因物而應的工夫也知
所先後只著用工處曉得次序莫便作致知之知看
格物之物非外之事物吾心之故物也所爲萬物皆

備於我矣格者通也通得萬物皆備之物使吾心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便是物格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自字是三聖人會合處而皆自則不獨帝王也夫子言明德而必曰至於庶人意可知也故法天法聖自之力量人人具足今人參皆字不破尊却三聖辜負自己靈明非也予承過庭訓云不必泥定古大人三聖人或以克或以顧已開千古克復之局今人何必非古人也庶民何必非大人也故一自字是孔門當些子會心

二

頭一捧即下慎獨的獨字之意皆字即上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不用則故用則新有所不用則有不新無所不用則無不新也無所不用其新則無所不用其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三王之極用自心之極也用自心之極即是用宇宙之極也

通部大學都是格致傳原無闕而朱子補之者是朱子之婆心所贅也蓋身心意皆知之影像現而爲物之幾倪天下國家摠物之流露聚而爲知之光彩知

即德之本明處也而德之隨境有實地便是物故德之在心爲知德之在境爲物致即德之明明處也而明之隨境有參證便是格故明之通天下於一心曰致明之通一心於天下曰格如下誠意章極其明白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也正毋自欺其良知也正是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良知之不容自欺也正是格物此之謂自慊正是物格而知至也而必補格致者是朱子之婆心所贅也

誠意原無別法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些子會心

三

正是致知處所謂意之有覺即知也而知之真處即誠也而真知之慳意處即慊也即意誠也即知至也慎者知之川也獨者知之體也若小人爲不善正自欺蔽其良知也然厭然揜著亦是小人之獨良知之偶露也惟厭然揜著所以不能自慊也故君子必慎其獨知之地而毋自欺也嚴者知之提惺也濶者知之快適也心廣體胖正自慊之由于毋自欺也所謂知至而意誠也故君子必毋自欺其獨知以誠其意也

致知之知乃良心也身者心之身也身有所則知未至也心者身之心也心不在則未致知也故正心即致知而是

大學必先致知而好惡多僻則知未至也如何物格天下鮮是鮮格物致知之人也故修身者在致知而是首節曰知惡知美二節曰莫知俱是從知上說予嘗承庭訓云正心不曰心有所而曰身謂心多爲身所牽制四者是身上事修身不曰身之其所而曰人謂修身大槩在待人接物上去五者是施于人的

些子會心

四

事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只在致知此章又只在心誠求之一句誠乃知之凝結處也心誠求正是致知處曰孝弟慈曰仁讓皆知之發越處也恕乃知之推行之竅也藏身不恕只是不知耳若知一至身自然恕又何君臣父子兄弟之物不格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好惡兩字分別得明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自能

所令不反其所好自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致知只致此好之惡之之知而已格物只格此所好所惡之物而已上下前後左右人土財用皆物也而致好惡之知只在物上去格經云所謂致知在格物也明理財用人識媚疾聚斂皆是致知皆是格物到得物格而天下有不平乎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大學一部只是致知在格物一句而格物致知又只在義利上分割得明夫人所以終身不明者只義利上不明也明透義利即明明德矣即親民矣即止於

至善矣所以傳釋至善而言親賢樂利二句古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而天下平只是明得這義利而生之散之使人心均平耳所以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末篇不束明德只言義利之辨義利真吾人一大關頭也天命謂性說道原于天率性謂道說道竅于人修道謂教說君子盡人以合天通重修道之教一句而戒懼慎獨致中和皆是修道工夫王觀濤曰教不是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梁無知曰下文戒懼慎獨正是修道工夫即所謂教也觀後自明誠謂之

教子思已自註得明白若作教人說何其戾于本旨乎

若說位天地育萬物便非自然化功若把位育並說吾不知天地如何去位得夫萬物原根於天地天地位的景象只在萬物育上見若只說吾心中有位育亦只說得未發之中一邊孰知致中和蓋本中以達和也則位育多從中節之和運用出來若說位育專是帝王功用則位育原是性分中事夫又何人無性命要知在帝王則爲事功在聖賢則爲學問在世道些子會心

六

即爲化育在一人仍爲性命

中不出喜怒哀樂所以謂之庸而小人何嘗離却喜怒哀樂也但君子是個戒懼慎獨的人小人是個無忌憚的人纔說君子即是中庸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更不容添一註腳

時中只是一個戒懼慎獨到底發皆中節而無須更離此中也上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

大智者好問好察用其中於民而予不與焉人而曰予智則不知辟者智驅之也不能守者知欲索隱行

怪也隱怪正是吾獲陷阱惟在吾獲陷阱之中所以
在中庸之外

未發謂之中中體原是不二的故曰一原是繼善之
性故曰善得一善纔是中庸本體擇者從已發上求
協此未發之中也服膺弗失正是發皆中節處湯若
士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顏子服膺勿失只是須
臾不離道意徐自溟曰服字即依乎中庸依字膺字
即中字服膺即依中二字若說擇這中的道理而拳
拳捧持著之於心胸之間恐非顏子若虛若無活潑
些子會心

七

潑心體也

依乎中庸遞世不見知而不悔飲食知味名心盡消
惟聖者能之也中庸不可能都是名心壞了事不肯
甘不見知而不悔故均辭蹈皆是名心所使便於率
性之道添了許多造作是賢智者過之之事欲勝夫
婦之與能反失率性之良能未至聖人之忘能反落
百姓之鮮能是不可能即從上三項可能上見

天命之性是隱率性之道是費率性之道天下之達
道也上有天下有地人有聖人夫婦物有鳶魚皆道

之所達也夫婦率夫婦之性故可以與知與能聖人率聖人之性故聽其所知所不能天地率天地之性故任其有憾鳶魚率鳶魚之性故飛躍察於天淵然天地判於陰陽人物殺於夫婦故道之端必自夫婦始

人知鳶魚爲借景之言而不知語大語小皆借景也無忌憚一流人皆其有敢心壞了事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正是戒懼慎獨而能修道處

素者冲虚恬澹乃吾身自有之素涉世之正鵠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便是真素如此看素字方與中庸

的庸字不背

天下無鬼神則無誠矣而人心無誠則亦無鬼神矣鬼神之爲德乃人心之誠爲之也齊明盛服人心之誠也上下左右人心之誠所格也故曰誠之不可掩鬼神也誠也一也

達孝的達字嚮謂通行於上下之義今謂隨時變易之意兩說俱通但玩善繼善述而總之曰孝之至也則達是達先王尊敬親愛之志而通之於事相與推

廣之耳然先王未嘗王天下豈真有王天下之志事但武周時令先王而在亦必禘嘗而達於先祖也亦必郊社而達於上帝也亦必修祖廟寺以達其尊敬之意亦必序昭穆等以達其親愛之心今先王不在而武周不過爲之達其志以通于事相與推廣之耳即謂位先王也禮先王也樂先王也真是事死如生事亾如存孝之至也故曰達孝

凡事節謂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故曰道前定而言行事皆道之所凝皆非前定些子會心

九

不能也不跲不困不疚皆不窮之用也皆道之所以立也莫以四句平看下節幾個有道字皆根前定之道來到誠身有道而曰明善正一身統衆道之原而妙不窮之用者也

曲者心曲隱微之地致者致中和之致曲能有誠唯致者至之形著明動變化所謂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俱脫不得誠字而末句能化極贊致曲之妙不可寔就至誠說宋羽皇謂以化言至誠似未得夫至誠者也唯至誠能化者化未有不爲至誠者也

斯言透絕夫化卽至誠原下不得一轉語青雲堂曰
至誠最直不誠最曲如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揜著處何
等曲然亦從誠處發出如能致之雖曲也亦能有誠
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與至誠無異矣

誠天命之性也道率性之道也自成自道修道之教
也誠者物之終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不誠無物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成之爲貴是故君子戒不睹
恐不聞必慎其獨也成己之仁天下之大本也成物
些子會心
十
之知天下之達道也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
宜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誠者體物不遺者也自者萬物皆備者也天下莫非
物也天下莫非自也從自之所流露則自自俱屬之
物從物之所分割則物物各認爲自

不曰誠者物之始終而曰終始夫終言其成也自始
而終前前後後則有底止終而復始化化生生有何
窮盡

至誠無息純亦不已首尾映照處極明純者誠也不

已者無息也不見不動無爲皆至誠無息之心體自然而然也天地惟誠所以不貳天地惟不息所以不測天地一至誠也至誠一天地也故先言至誠中言至誠配天地後言天地末又總言天地至誠何等法律

博厚言配地高明言配天悠久不言配而但曰無疆何也蓋極于無可配也夫配之義自一而之兩叅兩而爲三猶有對待至誠天地是一是二原無對待更何配偶但不言配無以見其大故曰配天配地然只些子會心

十一

言配又反見其分復曰無疆無疆是天地至誠之合也直至於配而無可配也胸中想著仲尼口頭忽說天地非從天地見至聖正就至聖見天地耳此中便有圓滿化工在若於末句忽添仲尼便不合語氣

中庸開口說天曰不睹不聞末後結天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人心而濬天命無聲無臭天命而通人心然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總之只是一個闡然闡然乃是達天德的實心潛伏屋漏乃是闡然的實地不見

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又是闡然的實功到底只是一個闡然以合無聲無臭之天也

夫子嘗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豈彼蒼蒼之天自心獨知之天也學而時習之時天時也學天學也夫誰得知之又從何怨尤之活活潑潑悅樂不愠其知我之天乎其自心獨知之天乎須重人不知節夫子轍環列國道大莫容終身莫我知也首節是學不厭次節是誨不倦總是人不知之事而悅樂正是不愠的根由中庸遞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些子會心

十二

者能之茲君子即聖人也

予承庭訓云人生不學之良天命之性也一涉於學則習矣然悅樂不愠仍是說性正學以復其性也時習而悅不是時習了方悅也悠然會心學之不已即時也不能已之脉即悅也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

敢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
節用而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即是
所以愛人也

入孝出弟自是本領謹信親愛自是枝葉餘力學文
自是培養

人生知行二字再離不得孝弟謹信親愛行也學文
知也行則知知則行安有空隙曰有餘力者正不欲
其有餘力也所以緊接曰則以則以猶言即用也令
時時培養不可令一刻放空先德行後文藝者千里

些子會心

十三

爲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
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
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
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邈徒令人想像夫
天而已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如何是德禮如何廢得政刑是德禮不在政刑外但
以政刑便傷德禮不以政刑便見爲德禮矣政設而
民不知有政即德也刑設而民不知有刑即禮也

聖人何矩心即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

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還吾心之天即是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

子游問孝節末句只云不敬何以別於今之孝乎更
圓

私字即從不違處看出無聲無臭然而識之便是私
退省是追想與言相對之時覺他原足發不是退後
又足發夫子只是想像其默識光景而形容之耳

先行其言有作先行後言者先行矣又何言乎有作
君子一無言者然不過一訥言之人耳又何補於世

些子會心

十四

道予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所謂擬議而後動者也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然則誦與無勇
總不智之名號耳一說非鬼不專指僭分凡不屬吾
身精氣之相通者即爲非鬼一說見義只是大義當
前已自曉得的若是真見必定有真力前說李忽齋
後說吳無障也

近都作儉戚近於本不知夫子既嘉其問如何不以
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孰知有本必
有末本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放曰禮之本與夫子

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戚即本看蓋儉是一個質素戚是一點真心如何下得個近字

開口一周字住口一周字呼應處極有意味夫子殆欲以周維周也見得起頭那周非尚文之周乃監二代以成周之文也邱至今緬想周初正不覺係吾思者惟周所深注而不能忘情者亦惟周人切不可錯認了周

賜之欲去逆用其愛者也天禮以愛存全杖此欲去之一言倘賜當日曰羊不可去使夫子嘿然則意味

些子會心

十五

亦甚薄矣

君弱臣強之時名分之論只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故定公太阿倒持季氏尾大不掉孔子不得已還向定公以振之謂君誠使臣以禮蓋使以昭事之義禮以作忠之券正重禮使以制他不得不忠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曰惟禮可以已之夫子告定公正是此意

不處不去正是成君子之名處而所以成名不在不處不去之時夫世有遣境要名而心不純者有之心

不純則去仁矣君子去仁惡乎成不處不去之名也必無終食之間違仁仁方不去名方可成至無違仁雖造次顛沛必於是也况富貴貧賤乎今人都講不去處便仁何富貴貧賤如此重也

患所以立非患無所以立求爲可知非求可知思齊內省全是平日心上有個真主張見特知其境耳若必見而思省將不見則不思省矣

家國天下事業全在實實落落能起信于獨知不是元虛做出來的如伊尹莘野三聘便動堯舜君民之些子會心

十六

想後來做的悉符所言這纔是個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即壞了事開却不肯含糊做去必要打破把家國天下事算定着數方做故說吾斯未信這種心腸何等實落子悅正悅他當下實實落落一念也

諸講不知其仁俱言三子未仁大欠體貼玩可使二字夫子見武伯有用人之權當爲國家訪經濟不當如學士談心性縱研幾于淵微與國計民生何補是使人不當論仁故夫子曰不知也

予承庭訓云知十者隨落一處遍地皆圓無對無邊之知了悟也知二者有對有邊之知影悟也若以知十爲徹首徹尾則凡一中皆有個首尾仍是知一何言知十

夫子言吾未見此正其意中事思剛所以原不曾說破或人以申枵對夫子遂就枵身上判示要知慾不枵一人故曰未見若將剛與慾極力攻擊枵便認影作真一場痴話

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性天但以爲文章觸處是夫些子會心

十七

子矣不必言自目遇之而成形耳遇之而成聲以爲性天則觸處難見夫子矣執之言亦夫子之言也非夫子之性與天道也則可聞不可聞自了然正與如愚不愚的說話一般

敬者簡之神善治者正欲存其神不欲標其迹如舜之恭已無爲而南面正正得簡之真神也論子桑而曰可也簡則必有所不可者矣夫可者其迹所不可者其神也仲弓嘿會其本體而恍遊夫子之意中曰居敬而行簡夫子適符其初心又恍遊仲弓之意中

曰雍之言然總只發揮得可也簡三字耳可也簡三字真是通章血脉精神所聚不可忽過

通是個周急不繼富耳原思一段正見周急之意也是文之餘波處今人不知以辭與並對那識古人文字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賢者守禮聖人達權夫子不如此不成其爲夫子子路必如此方成其爲子路也莫說壞子路

游藝者活潑潑地溫養我靈樞之機三件內皆有之

些子會心

十八

皆爲輔而非主也從志道時游之而道不苦于入門有自然之向往從據德時游之而德不拘于把持有自然之卓立從依仁時游之而仁非強合有自然之渾化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只可神遊虛想而其光景夫子原說不出後人如何說得出記者極盡形容而三月不知肉味一語亦宛是夫子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而光景亦摠是不曾說得出

若籠統說個富貴貧賤摠是真樂摠是浮雲便落禪

門套子還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無入而不自得焉故富貴下個不義二字便如浮雲若義而富貴何浮雲之有然夫子浮雲視不義之富貴處正恬然樂富貴處也觀樂亦在其中矣不曰在而曰亦在自無在無不在也若浮雲則專指不義之富貴言矣謂疏水亦浮雲也是究竟籠統說話

五十而知天命易者天命之微人事之精也天與一人與天一也時措之宜也故曰無過無過即在學上看身在過中由學在易外學在易中身自在過外

些子會心

十九

我非生而知之者節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我如是焉者也絕不打轉知字今人多說求而知之者不是不是

聖人時雨之化如造化陶甄萬物特領畧者不同耳非有四教之別也

味知之次一句上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

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從不可正見他可處君子人與與字不作疑詞君子人也字不作決詞是抑揚其詞以深與之也但人與從當局節操上看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也

次節禮字即矩也卓立欲從欲不踰矩也但孔子則已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也然顏曰欲罷不能孔曰發憤忘食顏曰欲從末由孔曰不知老至孔之樂亦在疏水曲肱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顏亦幾與孔一矣

些子會心

二十一

止非止息之止乃止至善之止即聖賢天歸宿之地也惜其早卒但見其精進之日未見詣極之日耳夫志氣之帥也一帥當權萬夫辟易須在匹夫上着意匹夫者一人之稱也對三軍之衆言不可奪莫泥死生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皆是不可奪處學問時時舍便時時進終身誦之是有而不能舍以一善塞衆善之門則何用不臧者又何足以臧矣曰用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由此充之可處處盡善曰足見道理無窮不可以一善自足由非不能用也誤

以爲只用此不忤不求而足以滅也夫子是以警覺之故善學者恒舍其所有善與者恒奪其所有

立者中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未可也權字宜對立字看立者固執之義權者時措之宜也如伯夷聖之清立于清也柳下惠之和立于和也伊尹之任立于任也吾孔子無可無不可聖之時者也權也漢宋人皆不識權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認權與經二也烏知經爲體而權爲用猶經爲衡而權爲錘也體用不可分猶衡錘不可離也倘常則體不兼用些子會心

變則用不由體猶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可乎不可乎

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助我正其所悅處然即有所不悅處矣惟無所不悅故非助也蓋顏子已幾默識耳順光景矣不曰悅吾言而曰於吾言無所不悅可想顏子悅不在言而夫子亦言于無言也全冰是水冰即冰是水正是無言不悅光景張侗初曰鏡合鏡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

照絕對待則無議擬矣

由之瑟章人多就子路造就上說予謂當造就子路說堂字室字俱從門字生出拒於門之外正引入於堂之內也

子貢自是過一邊人所以與師相契得夫子一言不惟師與商受陶鑄而子貢亦在點化之中矣末節過猶不及王觀濤曰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說亦不可

人心惟空能受心空而意念不着能受境也境空而此子會心

二二

計較不生能受命也賜不受命貨殖億中億則不空屢中則不屢空故夫子於賜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箇第一冷澹人下他一劑也然回非無億也意思意滅回之所以空意作意起賜之所以中也不觀聖心無知空空如也

公西華不是兩疑而問見得天下事宜行況由又是勇於行者夫子忽然制他故赤之問殆從由起見耳李衷一曰夫子總是要他行由宜斟酌求莫留待後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繆西谿曰退之亦是進

之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曾退他行要認

憂懼自外來安保其無不憂懼者從自心不疚上來也夫子是說不憂懼人多說無憂懼者何也

折獄不是實有此事味可以二字夫子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理會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

善道者善其所爲忠告不可則止正是道之善處

予聞之徐自溟曰直躬是任直於躬而不顧其父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於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其中

些子會心

二三

夫子致思有恒之意非徒慨無恒也一說不可以作巫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以作醫言此心不可以寄命脉一說不恒其德其德喪矣而或能承之以羞則此羞心乃轉恒之機也柰何人之不一自占也竟置而莫之羞也占不在易一念能醒便是義文清夜自思亦有圖象

不曰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公綽不欲可以鎮靜而爲重臣不可當劇而爲任臣
非貶公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滕薛俱假借言之
不可認真

栖栖正不固處固者痼疾元氣稿而不通夫子萬物
一體所以栖栖以元氣周流天下而不痿痺耳玩何
爲母乃字面微生非譏夫子設爲佞以探栖栖之意
稱德不稱力莫說驥無力無才何以爲君子此聖人
貴所以用才也

看賢者與逸民不同避世莫作桀溺避世之士看邱

些子會心

二四

毛伯謂賢者志在行道避世是擇時而仕也避地擇
國而仕也避色與言擇君而仕也皆非果於不仕也
作者制作也晦菴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
不知作不可以言隱豈有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
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曰述而
不作按作字還應作興起制作看七人正蒙云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
宋潛室云夫子自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人皆作
以垂教我今承七人之後只述而不作之意

晨門真知聖心哉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非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何出自晨門之口人便以爲非知已也

予聞之周介生曰忽然問陳兵氣露矣殺機一發此時已有父子爭國氣象夫子急於見幾故記者下遂字蓋此時仰觀天下大勢已預知春秋必爲戰國俎豆運窮軍旅氣盛遂退而刪述歸與之嘆所由發於在陳也此是夫子一生出處大關鍵處莫潦草看過

些子會心

二五

大抵讓之心多從疑避依傍之心而生劈頭提一當字真有無尚無加爲任爲道乾行鼓其健鬼神避其鋒此處精神識得破看得透不讓便不煩分疏

乾元亨利貞貞與天地合德諒不過匹夫匹婦之事耳君子然乎哉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黃葵陽云玩註推字作未然看張侗初云定公五年陽虎已囚桓子宜作已然看愚玩故夫二字從天運人事上斷之不必拘已然未然還是當然必然之意也去公室五世剝極當復逮

大夫四世勢極必反

生知者只與不學者分個上下耳若夫學知之次是即次於生知也困學之又次是即又次於生知也人奈何不學而甘自下之乎况神明以議擬成變化生知之得意處正在學才情以習慣成自然學知之得力處無非生究竟生無二義知無二解上次云者即先後之說也如燃琉璃於一室先者能照後者未始非照雖有先後實無異同

心之官則思思只是一思但其用處有九耳故君子些子會心

二六

先立乎其大者君子思不出其位
人生而後皆習也而性自與之相守夫離習言性無以開動靜之門而離性言習無以體陰陽之撰故相近切不可從未習之性言從習之時識性之覺性果不相遠也相遠切不可從性外之習言從盡性之時分安勉之界習果不相近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須玩一人字人與人相關通由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不關通便可以關開面牆境界文王江漢汝墳之化正是與人相關通處女爲

爲字須實實體驗有終身行不盡一步不可舍之意不是諷咏誦讀已也

近說都因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文法遂酌之於不近不遠之間當必有道愚玩之可發一笑安得有不近不遠之法也養之者須想近之不孫何爲不孫遠之則怨何爲而怨則近之自不不孫矣遠之自不怨矣養之道得矣

人都謂柳下惠爲和請叅直道事人等言和耶介耶孔子攝行相事三月大治是一意張公室非特齊懼些子會心

二七

之桓子已心懼之矣故不曰魯君受而曰桓子受明乎桓子之行孔子也

變乃變化不測之變然君子只是一個中和本無三變從望即聽上見其變也

德者吾身所得行之理也出入者出入於德也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由之而無不可也非以出入爲踰閑也

則仕則學不是謂仕優便當學以爲盡性之功不是謂學優便當仕以爲經綸之本仕與學原不分出處

兩項儻仕能參贊化育仕何等優然參贊處即是盡性雖廣土衆民於性分有何增故仕之優處即學也學能致中致和學何等優然中和處便是位育雖窮居陋巷於經綸有何減故學之優處即仕也世人不知儒者真性命真經綸便以仕學看作兩項也

仲尼日月也不是喻詞亦非影語仲尼搏捩陰陽陶鑄羣生無仲尼而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日月乃太空之仲尼既見日月燦然仲尼仲尼乃人心之日月

些子會心

二八

欲仁而得仁欲者欲立欲達也得者立人達人也此欲從萬物一體之念而起縱天下歸仁與我本體毫未增設又安得而議其貪

不知命三節通重一知字而君子二字又須逐節插入命者君子之宰也不知則窮通吉凶關頭打不破未免行險僥倖禮者君子之範也不知則精神不堅未免毀方徇欲豈是中立不倚言者君子之資也不知則臧否莫辨未免進退倒置豈是知人則哲

人主不恬情庶物安知生意在乾坤不與時茂對安

知生機在肺腑不取譬本懷安使懽情在宇宙故能樂不能樂只在偕樂獨樂之分耳夫偕樂即是能樂處獨樂即是偕亡處也

教化關乎民風人心係乎世道學術不正異端雜起故下個謹字申孝弟處正所謂謹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食人摠不孝不弟之流毒是師儒董督之時惟申明之是謹

大凡刻薄之人其氣脉多不長如草木正當生意藹然之時而斲削滋甚則生意頓斬故曰無後

些子會心

二九

予承庭訓云殺人何事也而乃嗜乎將有以利吾國乎只緣嗜利故嗜殺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只緣嗜欲故嗜殺嗜之一字令人牧者聞之亦宜慘然夫牧者養也養人者而殺人忍乎不忍乎

心一也殺釁鍾之牛而反不忍其斃鯨危無罪之民而反快以求大欲豈見牛未見民耶不推可乎不度可乎不反可乎

交鄰國之道不過是保天下國家相安于無事耳而

保之道則曰仁曰智而通仁智之窮則曰勇然仁
智曰保勇曰安安即是保勇處即是仁智處仁智勇
不是三項

通章畜君者好君也句儘重雖是釋詩孟子却隱隱
射着自己說見我以民之同樂畜王之獨樂無非好
君之心也是畜君者好君也自是孟子的心事而景
公晏子不過借容形主耳

穆公曰三十三人孟子曰幾千人穆公曰戰敗民疾
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曰凶年君疾視其溝壑
些子會心

三十

之死而亦不救此是出爾反爾之宜然也究之君行
仁政而疾視長上之民即爲親上死長之民夫親上
死長亦只是出爾反爾也

試思民方效死而弗去全在則是可爲上則是可爲
即下疆爲善而已矣不專在城池上着筭計也

昔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正是孔孟
相同處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曰我知言
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此是告孟之異處然不動心只在知言養氣上

養氣者養心也知言者知心也而知言養氣又不可分兩平看夫養氣由乎集義集義即可以破義外之言
至者到也次者寓也言到某處即寓某處謂志之所到氣即隨而次焉而衛吾志也故持志須要無暴其氣莫分平看正應上勿求於氣不可

氣與義非兩也氣之真現曰義氣之精注曰集義氣之機發曰集義而生集不是積義不是事集者棲止也集義者謂心棲止在義上也即大學所謂止善也
些子會心

三一

皆不爲也是皆不動心也是則同摠是不動心之同處後三節獨賢于堯舜一節最難講嚮以堯舜一時中天夫子萬古日月分賢否近以允執厥中不免着意一以貫之何等自然分賢否摠未是夫堯舜豈易復有賢者須玩一遠字堯舜未有夫子不過遂成唐虞之堯舜堯舜既有夫子遂成萬古之堯舜故非堯舜賢而夫子賢也非堯舜遠而夫子遠也非勳華事業遜祖述之精神在堯舜爲唐虞之天子在夫子爲春秋之匹夫然堯與舜已可並觀而夫子誰其並之

以德行仁者王句分說德仁不得倒說行仁以德不得即倒說王者以德行仁亦不得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從來伯者未有之局也故曰王國家的事一日二日庶務萬幾如何得暇玩下雖大國必畏則一說指無敵國外患言非言無所行事也最得

無敵于天下人君所願也欲慳吾心之願須先調天下之願究之天下之願遂而吾心之願遂矣然吾心之願凝而爲信信者上之真天下之願暢而爲悅悅些子會心

三二

者下之真信能行天下悅上下一真相聯貫也此所以爲父母子弟也

全體之心不可見則于其端矣保四海之心不可見則于其哀孺子矣先王之心不可見則于其今矣今人之心不可常則于其乍矣然即今人乍見孺子的心正不忍之心也即是全體的心即是保四海的心即是先王的心即是常有的心但要知皆擴而充之耳亦不必如何去擴充只是以見孺子之心見四海而見四海常如見孺子只此便是擴充如齊宣不忍

黷觶是乍見惻隱之心文王視民如傷是常見孺子之心

論伯夷曰不屑就論柳下惠曰不屑去則隘與不恭專在去就上言君子不由也可以去則去可以就則就也

孟子之爲氓鼃爲齊也爲王也寔自爲也借一氓以爲感悟之地遲一身以爲啓沃之資故不去不安欲去不忍之心乃托之于進退餘裕之微詞耳近都執着無守無責乃賓師也不必去也夫士師固可去而些子會心

三三

賓師獨可浮沉如是耶令人悶悶

當時出使弔滕孟子是主玉驪是輔行事者之事主者也治行事者有司之治也未嘗與之言行事者謂既或治之夫何言哉故公行之弔孟子不與驪言驪以爲簡孟子以爲禮也則弔滕而未嘗與言行事者亦是守禮也近都謂不與言行事不與之交談也焉有一往一返而不一與之交談也哉

初見孟子正是性善之發露處復見孟子仍是性善之念不容已也莫便說他染了習氣

玩末潤澤二字方纔是仁政夫仁有發生之脉古今相通脉不條鬯如夏后氏之貢世久而神去之矣仁有流行之機上下相倚機不浸灌如滕之世祿毛附而皮無存矣故須君與臣潤澤其間不然而漫曰必井田必學校必經界必世祿猶屬執着枯滯之象

當時滕未嘗果行井田之政亦未聞竟行並耕之說但中國堯舜周孔之所化者也許行以並耕之說亂之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是不能亂滕而先亂堯舜周孔之道者也不可與同中國矣故陳相學之而孟子些子會心

三四

闢之亦非爲滕闢也爲堯舜周孔闢也此正是息邪說距詖行之一端也

堯舜不得禹臯陶不曰爲天下憂而曰爲己憂真是把一世之饑溺禽獸視爲一身之疾痛痿痺而憂始切下得人謂之仁不曰爲己而曰爲天下直欲把一人之疏通拯救回一世之疾痛痿痺而仁始普故爲己爲天下自相照映得好

韓子謂孟子闢楊墨而功不在禹下予謂許行爲神農之言混堯舜周孔之道更甚于洪水猛獸之災而

孟子獨闢之更大于疏通排決之功何也禹有功于一時之堯舜孟子有功于萬世之堯舜

夷子厚葬其親正發于一本而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其可以歸儒者正在此惜溺于愛無差等而不能自見其本心故孟子只從此挑發使之自見其一本之心又把上古不葬親之慘打動他不忍薄親的念頭所以一撥便轉使天下後世不終曰墨者夷之夷之亦幸矣

天下真君子必不與小人作緣嬖奚小人也良不貫些子會心
三五
與小人乘獨可暫與小人乘乎當擯之于初不與奚乘可也既而蒙誚後當遜以明志可也必至請復而受小人之品題然後絕小人良亦好名矣雖直尋而枉不啻尺矣若王良者君子亦羞稱之矣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妾婦只順一夫如儀衍者既登嬴氏之床又荐六王之席綢繆變幻強人作合是妾婦而淫人者也移人者也屈人者也嗟乎以丈夫俠骨而粧此千般百態到處傾危更焉得爲妾婦

乎

守對攻看如當時楊墨無父無君皆攻我先王者也
道之戈矛也孟子獨于攻之時而入孝出弟居仁由
義故曰守不曰後學待我而曰以待後之學者以字
最有力

滅殷祀不曰湯讎而曰光湯何也夫湯武原不以天
下爲私也湯以伐罪弔民爲心武以取殘救民爲心
故受虐民實爲湯減色而武救民便于湯有光令此
時而湯在亦必討紂而誅之矣令此時而武不伐紂
反晦湯之心矣是武對湯猶舜對堯也

些子會心

三六

須玩末句一養字古者不爲臣不見非第以不見重
也蓋以養重也故養盛如孔子然亦未嘗以見屈也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見猶不見如干木泄柳迫
而不見似覺太亢而主持于不爲臣之日具有涵養
而曾子子路又于未見之先默養于言笑舉動之間
如是則君子之不見諸侯正有所養而然也

予承庭訓云天道得已而不已故亂人事得已而不
已故亂聖人不得已而巳故治是不得已三字實
禹周孔孟相傳心法倘天道人事得已而已則禹周

孔孟自然相忘倘禹周孔孟不得已而已則天道人事成何底止不可知不得已之故乎哉

從來聖人只是爲正人心計耳通章須重正人心三字如禹之時洪水氾濫而人心亂矣禹抑之而天下平天下平而人心正矣平者正之體也周公時夷狄猛獸而人心亂矣周公兼且驅之而百姓寧百姓寧而人心正矣寧者正之象也孔子時弑父弑君而人心亂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臣子懼而人心正矣懼者正之機也孟子時邪說詖行而人心猶未正也所以承三聖人之後息之距之而曰我亦欲正人心則息之距之正正之之漸也

些子會心

三七

孟子闢仲子之廉亦闢楊義墨仁之意也然闢楊曰無君闢墨曰無父闢仲子曰辟兄離母可知儒者之道只在君臣父母兄弟之間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恒言可謂引而不發身字要看得在恒言之中莫在恒言之外

自暴章後兩人字應前兩自字謂仁義人所自有人自失之所以可哀人字自字自是通章血脉

民治上獲友信親悅所云動也然動之機總握於誠身思誠是明善至誠是誠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秀才家動云至誠動物然動字下原未說出物字又何必跼足

民遇善戰者而無民矣刑加善戰者而無刑矣即化善戰者之一身為盈城盈野者之億萬身而罄行陣中之戈矛劍戟磔之鬻之猶未足為快何也總之一人之死不足以服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夫人為惡非不令眸子知而眸子亦非不為夫人掩

些子會心

三八

乃不能也正從掩之時而不能掩百千倣作瞭眊畢獻夫人畏大庭何如畏眸子夫人慊清夜何如慊眸子徐自溟曰觀其眸子亦須要吾之胷中正以眸子之瞭者觀之不然自己不瞭如何能見人之眊須從人字上着眼假恭儉只是粧飾自己一身至於待人則侮之矣取人則奪之矣孰知匹夫匹婦皆歸吾謙冲恬淡之懷烏自恭儉標其色象而侮奪藏於

心肺

君子未有不教子者也易子之說為不肖子通其窮

耳然亦無非教也

君仁君義都從君正後發生故上說格君心之非正是正君也所以下面只頂君正收拾正君國定者正見格心之要耳

玩文法至樂則生矣五段已完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抑揚一段蓋垂重生字也生字對實字看無實則生機立稿故非實不能生無生則實心亦寂故非生不能徵實君子務其實正務其所以生也上論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些子會心

三九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可參看

養者如天地之養萬物包容靈蠢而漸施鑪錘棄者急於成就因不中不才而竟以苦難擲也以頑鈍格也其裏亦褊淺極矣故曰不能以寸寸者褊淺之意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觀秋冬有收藏然後有春夏發生况人得四時之氣者也

世人外來的日增本來的日減大人原無可增安得有減故曰不失赤子之心

賢者國家之祥也蔽賢者將天地之瑞氣宇宙之泰

機悉爲蒙昧方寸之內昏叻之間盡是一團屬氣故曰不祥之實

存之爲幾希由之即爲仁義含之爲仁義而散之若爲倫物自是渾合

仁義正是乃個幾希也非能存者不能行而非有妙於行者亦不可言存是存即存其所行而行即行其所存也

幾希一脉堯舜所謂不思而得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思則得之思之即前所云存之也通重一思字禹之

些子會心

四十

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皆思也

桓文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周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非黜霸也正存桓文以衛周耳此義誰人曉得義是由仁義行之義幾希之脉著於天下而爲迹著於人心而爲義迹屬天子義托匹夫迹熄則幾希熄義存而幾希存是取義正以扶迹者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天命之性也吾心之故物也順此故物而不穿鑿本性便是大智智也性也一也又何論性論智之紛紛也

亦憂亦喜自然而然但知有憂喜不知其爲象也馬
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也
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弟之情
方來兄之情即往故自信而喜之奚僞

有客問舜當時處象富之貴之親愛極矣又欲常常
見之到底親愛若周公之於管蔡不能無議予曰不
然管蔡得罪于周之朝廷象不過得罪于舜之一身
得罪於朝廷雖弟無赦也得罪于一身雖疎無誅也
况弟乎且管蔡之得罪於朝廷猶四凶之得罪于天
些子會心

四一

下也周公之誅管蔡亦猶舜之誅四凶也虞舜周公
易地則皆然

章中引詩書語極多較他處不同只爲咸邱錯引了
浪語故謂援語莫如詩書中間又着說詩一段全是
教他讀書法周介生曰書法迎人曰逆逆者欲彼之
來而我先往之謂也故我之精意先往于古人而古
人來矣悟此旨可想見聖人時時空中晤語袁石浦
謂以我之真精神默相迎也最得

首云天與之中云薦之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者何

也蓋從民心上驗天意也倘民心不與即天亦不能與也故朝覲訟獄謳歌民心也即天意也民歸也即天與也故曰天也末引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正謂天意在民心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於此可見予嘗承庭訓云何以見其百神享也必百姓安而百神始享朝覲訟獄謳歌正是百姓安處即是百神享處故神享須于民安上見噉石公曰太誓之作也是征誅之天決于民心引証此處見揖讓之天決于民心即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些子會心

四二

若說禹有個道在而啟賢能以敬承之則敬與道爲二矣道與敬無兩層堯兢兢舜業業禹祗台摠只是
一個敬敬者堯舜禹相傳之道也惟啟賢能敬承繼得禹之道繼禹之道即繼堯舜之道也傳子即傳賢也

子路以告或者有感于南子之可見而云然也不然向也不悅內君之見今也反爲內親之媒何出自兩人哉命之當然便是禮是義是有禮義在即此便是命矣夫禮義者聖人之命也謂有禮義而命不足道

也非也

爲貧而仕只說道不行莫說不行道仕有變通而道無伸屈貧亦道之所寄也引孔子仕貧盡職一段正是行道處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正字是一章主腦何則君臣之際獨有一正而已諫而易位諫而去諫君者之正也對以易位對以去又對君者之正也王勃然是王之不正王色定亦是王之正處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非惟說義外不是并說仁些子會心

四三

內亦不是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我則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

彼長而我長之通一句說來必便非外若但見得彼長一邊豈不顧奴失主孟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以矛隔盾極辨析得妙

問心性情才之辨曰譬如穀種一粒穀是心也其中之生意性也發而爲芽情也芽之發處才也此青雲堂最透語也予嘗承庭訓云情所露之靈固性所藏之覺而性所引之緒即才所伸之機夫才固所以運

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也
袁小脩謂才是良能自然之運用處極得

前言鑠者以火銷金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
此曰陷溺以水没人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
出入二句就心之活潑處看最妙若領存亡說則出
而當天理出亦存也入而錮人欲入亦亡也

學者學聖人之道者非學射者學匠者心之所期曰
志目之所做曰以須虛虛摹擬亦字神情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先王制禮以防之是禮

些子會心

四四

原爲食色程食色之重正禮之重也且也禮食饑死
親迎不得妻之說非論禮之常亦非論食色之常任
人何賸賸也

服堯誦堯行堯須垂重行堯句不然倘徒誦服已也
不幾與形骸論聖者等耶徐自淇謂服堯之服未已
也誦堯之言未已也必行堯之行焉語極斟酌

歸者莫作歸家說只是還而自體認于良心真切之
地然心之所運即合得道道之合處即是師

中國經制聖人予後世以不容輕之勢正操後世以

不敢重之權輕正重之漸也所以把重意找在末後
毋爲富桀者藉口

存心即是盡性養性不外存心心有出入故言存性
有善無惡故言養

無爲其所不爲章兩其字一此字俱指本人初心說
兩無字莫作擴克克治二意認得初心最直截最簡
易一生更無餘事故曰而已矣

聖人治天下仁天下者也然未使民仁先使民富欲
使民富必使民節下使菽粟如水火使字有力正上

些子會心

四五

二節意非另有奇術可使菽粟如水火也

此是闕子莫不干楊墨事因子莫執中執楊墨之中
故特借楊墨爲話柄耳若瑣瑣纏楊墨便顧客失主
矣葛海門曰儒者精一之中非兩在之中允執之執
非拘執之執一貫之一非一隅之一一自含百百自
歸一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爲一子莫合
兩以爲一均之廢百以爲一何取于一見逃楊逃墨
者無以子莫爲轉境也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伊尹之志也予不狎

手不順而放之亦堯舜其君之志不得不然耳然志不可見亦曰予不狎于不順也志之不可見亦曰民大悅也

不曰盡性而曰踐形須從形上講如耳目形也聰明性也極耳目之聰明方可名曰耳目是踐形也孔之耳順魯之啓手啓足孟之晬面盎背是也

不如無書不善讀孟子者將使子與此語爲始皇藉口則又不如不讀孟子夫孟子之意蓋爲當世無仁人徒血流杵臼寔武王耳

些子會心

四六

不行於妻子者天下耳目遠猶可塗飾妻子耳目近最難塗飾

性之所在皆法之所在也但聖人即性是法忘乎法者可以立命君子從法反性行此法者所以俟命行法者即行性之法也如前盛德四句處處是性處處是法行法者行乎此也或曰何以見其是法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

進取不忘其初初者先天之本體也若鄉原都是後來僞飾的象貌故曰賊後云經者正萬世不易之本

體也

在中道昭揭之後則其經主遵在鄉原亂德之後則其經主反反之力甚厚反之心亦甚苦

若說孟子是見知當時已有顏曾思若說孟子是聞知時尚未五百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不必將見聞知纏貼講徐自溟謂猶言此遂無傳孔子之道者則又有誰傳孔子之道者更覺語極流活

唯知體千古常留豈真有所見聞也亦聞見吾心之知而已故子輿氏說兩個無有蓋不管聞見只自任

些子會心

四七

一個知自覺道脉貫通若向聞見上索子輿則失子輿矣如今日我輩求孔孟道脉抑在耳目上索聞見乎還在吾心中求知乎些子會心真是從來聖賢傳心之脉也予私心竊嚮往焉敢以是各茲集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定爲集註章句而發狂肆詆者至譏其狹小讀者之眼孔此其無傷朱子明矣然迂泥自狹之徒又或兢兢墨守一字不敢外窺又豈朱子之所許耶夫古人心世不相及而心則相通我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旁

搜遺証不得謂異而非同我不能以心上通於
古入之心即抱闕守殘不得謂同而非異試觀
朱子上採諸家註疏以下及同時羣賢之說折
衷論定而或問語類文集之中前後之案不嫌
並存泯其異同而廣其疑問此其用心之公溥
何如而學者顧猶泥而執焉或輕以肆焉獨何
心哉此以九朱先生以些子會心自名其著書
而真爲善守朱子者也先生承其家學

諱一麟
字應我

今書中所載過
庭之訓是也

名噪復社所著尚有慧關問業

些子會心

四八

劍閣痴譚慎獨集江東三社古今人物評子史
品畧諸書今皆不可得見而此書又以卷帙浩
繁不能備登因稍採而輯之若學者欲窺全豹
則自有原書在嘉慶五年九月九日後學趙紹
祖識

易
學
筮
官
六
規



易學管窺

非靈章芝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河圖未圖

河圖虛中五十不用而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蓋
六七八九實因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
者七之所因三者八之所因四者九之所因一二三
四即在內六七八九也而以水木火金合中央之土
以定八卦方位故為先天所取則而周易則其數以
易學管窺

立筮乃兼五十用之

洛書未圖

洛書亦虛中五以一二三四而含七八九六縱橫十
五而互為七八九六故筮策之用九用六實準諸此
而則其變以定占又置一二三四五不用而止用七
八九六

論聖人之則河圖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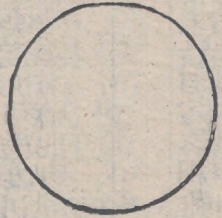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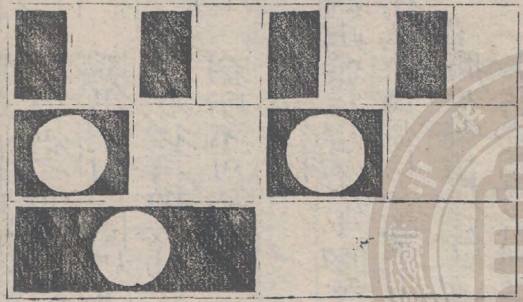
王枚兆云河圖肇先天之卦洛書肇後天之數雖理
有相通而義各有主故伏羲之則河圖也則其象以

畫卦虛其中五十不用文王之則河圖也則其數以立著乃兼中五十用之大禹之則洛書也則其文以叙疇兼一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用之文王之則洛書也則其變以定占又置一二三四五不用而止用六七八九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專指周易主文王後天之學爲揲筮而言即伏羲畫卦不過推本言之便非正義至於禹之叙疇于周易何與哉學者讀易須先將河洛分疏清楚則全易書盡在其

中矣

易學管窺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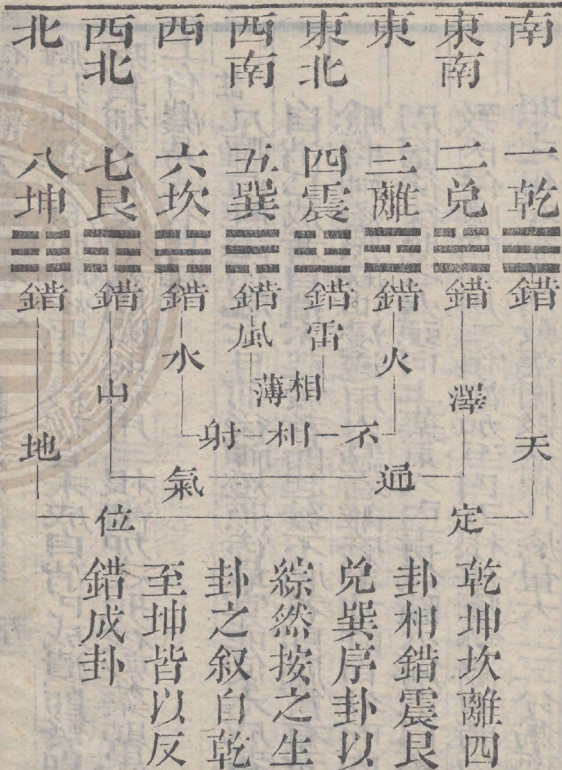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又此三層即剛柔相摩之圖更加以上三層即八卦相盪之圖按剛柔相摩亦與此同但此以自然相生之序言而彼以變化相交之次言朱子云摩亦是相交意思若主剛言則剛與柔

易學管窺

摩而陰生於陽於是以太陽少陰爲主柔言則柔與剛摩而陽生於陰于是以太陰少陽爲主惟太陰交於太陽而爲乾爲兌少陽交於少陰而爲離爲震少陰交于少陽而爲巽爲坎太陽交于太陰而爲艮爲坤是兩者交相摩乃有四四者各兩相摩方有八也吳氏澄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爲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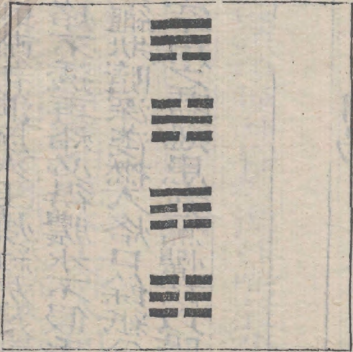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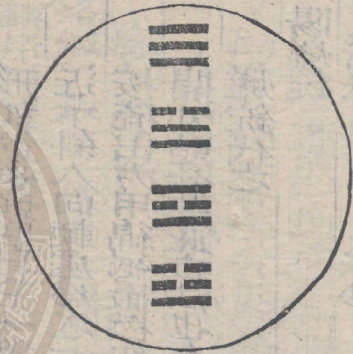
八卦橫對圖



易學管窺

此即先天八卦次序橫圖其圓圖是從中規而圓之以分左右故圓圖即本於橫圖說卦所謂天地定位五句乃借八卦之象而對舉之據先天圖位而言準之橫圖亦無不合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八句是從中相對說起六子效其職而乾坤摠其成亦據先天圖位而言準之橫圖更爲明晰皆所以發明相對相錯之義但首言天地所重在乾首言雷風所重在震雖皆明先天卦序而後天首震之義具在其中矣

八卦直分圖



易學管窺

五

乾兌離震屬陽儀分天巽坎艮坤屬陰儀分地乾在
天上坤在地下澤從天下降也山根地上峙也日者
天之火故日麗中天水者地之脉故水行地中雷伏
地者也然出地行天乃有聲風上發者也然起天行
地乃有形天地相交接處莫過於風雷故八卦惟風
雷曰相薄薄迫也言乎其近也乾者天之太陽兌則
天之少陰坤者地之太陰艮則地之少陽離內陰而
外陽附於天坎內陽而外陰附於地惟風則天道下
濟矣雷則地道上行矣然陽全而陰半故地在中

而天包地外艮則五嶽也坎則四海也巽則八風也
震則春發而秋收離則東出而西入兌則暑露而寒
霜惟乾周於外而晝夜通知焉

易學管窺

六

伏羲八卦方位未圖

左旋自震至乾右旋自巽至坤圓圖乃卦氣之運以
見陰陽消長次第每卦下加八卦六十四卦圓圖方
位準此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
巽西南艮西北所謂先天之學章氏潢曰自乾純陽
歷兌離以至一陽之震自坤純陰歷艮坎以至一陰
之巽數往之順也自震一陽歷離兌以至乾之純陽
自巽一陰歷坎艮以至坤之純陰知來之逆也左旋
則摠爲知來右旋則摠爲數往但易以知來爲主生

生不窮是以逆而數之按數往知來順逆之說惟此
了徹無比竊意說卦此前後兩章通指先天圖圖而
言自乾三陽以至一陽自坤三陰以至一陰皆所謂
數往之順蓋自夏至而數春分立春以及冬至自冬
至而數秋分以及立秋及夏至所謂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非數往之順乎若自震初冬至歷
推離兌以至乾末而交夏至自巽初夏至歷推坎艮
以及坤末之冬至皆逆推將來非知來之逆乎易以
知來故易爲逆數也

易學管窺

七

文王八卦方位未圖

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按後
天圓圖象造化一歲流行之用故說卦乃即二氣之
周流以成歲功者發明其意若直指八卦方位以爲
詮解便多不可通處 山堂考索云說卦所言震巽
離坤兌乾坎艮後天圖之小成也乾坤交而付其用
於坎離故離得乾位坎得坤位乾西北坤西南者退
處於无爲之地天傾西北而紐樞不動亦在西北土
致中央而致養之道在離兌之間故坤居西南震東

兌西者震陽出陰而立春兌陰悅陽而立秋也巽東南而艮東北者巽陰入陽長養萬物艮陽止陰終始萬物此流行之陰陽也然乾對坤震對兌坎對離艮對巽則流行者未嘗不對待也

易學管窺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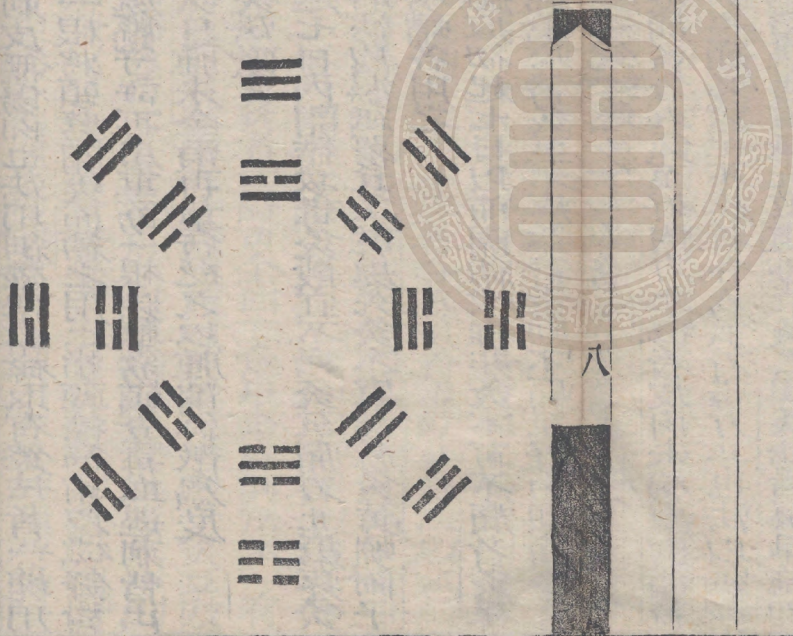
先天

後天

八卦

方位

合圖



先天圓圖者天地之位故自離而兌而巽皆多陽之卦乾在南而三卦亦在南自坎而艮而震皆多陰之卦坤在北而三卦亦在北也後天圓圖者天地之交故自坎而艮而震三男皆陽卦乾在北而陽卦皆在北自巽而離而兌三女皆陰卦坤在南而陰卦皆在南也合二圖觀之而乾與離同在南坤與坎同在北離與震同在東坎與兌同在西震與艮同東北兌與巽同東南巽與坤同西南艮與乾同西北雖意各有主而實亦互相發明也惟易之先後天有同方而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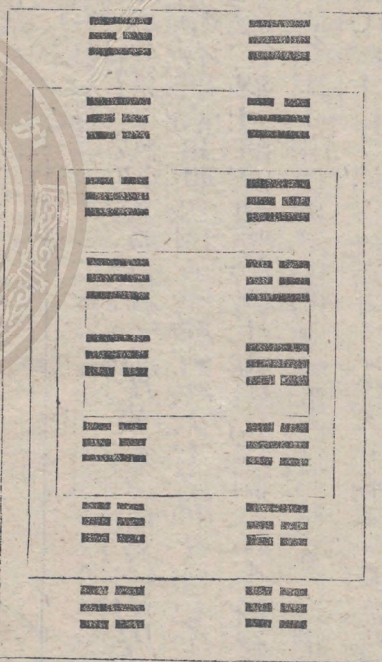
易學管窺

九

象遂有於錯綜互變之外亦有以同方取者如乾象曰大明終始非離象乎坤上六曰其血元黃非坎象乎即此兩條而他處之取象同者概可知矣

河圖以順而下原十而合以九主於乾也

先天
後天
八卦
合位
之圖



洛書以逆而上原九而合以十生於坎也

易學管窺

十

河圖本十而八卦之合皆以九體不離用也洛書本九而八卦之合皆以十用不離體也又先天合以九而元十後天合以十而元五皆太極虛中之義河圖十在其中洛書五在其中也先天八卦生數自乾一兌二以順而下皆主於乾乾即太極也後天八卦配宮自坎一坤二以逆而上皆生於坎坎中一畫即太極也其乾一離九兌二艮八離三兌七震四乾六皆合以十河圖數之合也其巽五巽四坎六震三艮七坤二坤八坎一皆合以九洛書數之合也以左右言

之則右圖而左書圖與圖合書與書合而圖書又無不合以上下言之則上合以圖下合以書而上下又各有合此易中自然之妙也惟易中有自然之合位而易象有取於合位者如乾象之大明終始與離合也坤爻之其血元黃與坎合也至履之下卦本有兌啞人之象而曰不啞合艮也不然何以有不啞人之象乎易之取象錯綜最多互變次之同方合位又次之其大較也

雜卦論

易學管窺

十一

文王序卦上經說氣化下經說人事孔子襍卦則純以人事言自乾至困言人事之得失而以損益爲樞紐則接文王下經來也自咸至夬則言人事挽回氣化而以否泰爲樞紐則復文王之上經去也文王序卦分上下經者從氣化說入人事猶分兩截孔子襍卦合之爲一者從人事說入氣化上去雖氣化轉移總是人事爲之不得截然分爲兩事矣非徒以明錯綜反對之義也

變卦圖說

王枚兆云變卦有數樣朱子變卦是一樣蓋本虞翻之說而誤之其一陰一陽之卦與五陰五陽之卦同既自復姤來何又自夬剝來乎二陰二陽之卦與四陰四陽之卦同既自臨遯來何又自大壯觀來乎諸卦必有所自來乾坤二卦圖所不載豈獨無所自來乎且一卦必有所自來六十四卦皆當有變本義所獨十九卦如損益之損上益下損下益上與賁之文剛文柔何異小畜之柔得位之類與睽之柔進而上行之類何異本義皆不以變言何也况本義所釋卦

易學管窺

十二

變訟泰否隨蠱噬嗑賁元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渙漸凡十九卦自訟晉與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既濟來據圖只是自泰否之類朱子何自與圖背哉此必不可從者也惟來子以爲綜卦得之京房八卦分宮朱子本義亦引之附於九圖之末其法自一爻變至五爻變止又退而四爻變爲游魂卦又以下卦復還本卦爲歸魂卦凡七變並本卦爲八卦此另一說與周易不類即啟蒙三十二卦變反復全圖亦朱子所作則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十

四卦可變四千九十六卦也然必揲著時乃見而非經之所謂九六者據經一卦只有六畫故有六變通六十四卦只有三百八十四變而易之取象以是焉如坤卦三之含章則以變坎取之若非變坎何以有含章之象四之括囊則以變艮取之若非變艮何以有括囊之象惟二之直以變乾爻得之爲變象之首孔子恐人不識故其象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分明以變示人矣

分小大辨主爻

易學管窺

十三

孔子曰齊小大者存乎卦陽爲大陰爲小自先天言之乾兌離震生於陽儀四卦爲大巽坎艮坤生於陰儀四卦爲小而文王後天則乾爲陽爲大而震坎艮各得乾之一陽畫則皆爲大也坤爲陰爲小而巽離兌各得坤之一陰畫則皆爲小也推之而天地所合之卦凡二十四如天水訟水天需地水師水地比天山遯山天大畜地山謙山地剝天雷无妄雷天大壯地雷復雷地豫十二卦皆爲陽之大天火同人火天大有地火明夷火地晋天澤履澤天夬地澤臨澤地

萃天風姤風天小畜地風升風地觀十二卦皆爲陰
之小水火所合雷風山澤之卦凡十有六則蹇蒙節
困屯解井渙八卦皆水所合即皆爲陽之大旅賁睽
革噬嗑豐鼎家人八卦皆火所合皆爲陰之小雷風
與山澤所合之卦凡八則小過頤歸妹隨雷之所合
四卦皆爲陽之大漸蠱中孚大過風之所合四卦皆
爲陰之小雷風所自合以雷爲主亦陽之大若水火
所合既濟則陽之大未濟則陰之小天地所合泰則
陽之大否則陰之小此易之大分也然而易爲君子
易學管窺

謀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大者爲主則自爲主也故其
辭易小者爲主則不得自爲主故其辭多險蓋陽以
統陰陰必承陽方可爲主所以天地水火四方之合
若另爲一例其六十四卦凡陽之大者爲主則自爲
主如乾之元亨利貞陰之小者爲主皆不得自爲主
而以從陽爲主如坤之利牝馬之貞是也雖臨觀陰
爲主之卦不妨主陽而遯陽爲主之卦即主二之陰
然遯而亨自在陽則皆如天地水火所合之例也讀
易者當先知文王所主何卦所主之卦又何爻則易

象乃可得而求矣

用九用六說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偶也陰之數也易之成卦皆以奇偶而爻占乃用九用六據筮策之數而名之也占其變也變何以獨言九六老變而少不變也三爲奇數三三而九則純乎陽矣兩爲偶數三二而六則純乎陰矣七雖主於用奇而兩二一三陽中有陰是爲少陽八雖主於用偶而兩三一二陰中有陽是爲少陰此據筮策一定之數而指名之惟乾純陽惟坤純陰故用九用六獨於乾坤發焉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同此數也即同此理也故統名爻曰九曰六也

乘承應比

易或云乾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則乘非止柔居剛上之謂矣坤象傳乃順承天則承又非止柔居剛下之謂矣比象傳比輔也下順從也則比非止初二三四五上之相比矣蒙象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則應非止初二五三上之謂矣故曰易不可

爲典要知其不可爲典要則乘承比應之說皆易也
以典要求之則謬以千里矣周易全書云有上體乘
下體又有就下體中一爻言者如歸妹上六乘六三
是也有以下體承上體又有就上體中一爻言者如
蠱初六承上九是也又云一卦全體有以六爻中一
爻爲言者大有五爻俱應六五同人五爻俱應六二
比五爻俱應九五小畜六四曰上下應咸剛皆應上
六恒剛皆應初六不與三爻應同也此可以相參矣

明乘

易學管窺

十六

乘者以上乘下也凡乘宜以剛乘柔不宜以柔乘剛
剛乘柔謂之順柔乘剛謂之逆六位惟初爻無乘

明承

承者以下承上也上乘則下承凡承宜以柔承剛不
宜以剛承柔柔承剛謂之順剛承柔謂之逆與乘相
反者也然義所宜承不特近可承遠亦可承如蠱五
之承以德節四之承以道否二之包承承五也蠱初
之意承考承上也又不特柔可承剛即剛亦可承剛
如歸妹初之相承是也六爻惟上無承

明比

比者彼此相比近也比比宜剛與剛比不宜柔與柔
比剛比則公柔比則私故泰之初九直曰吉而比之
初六必貞乃吉也又柔宜比剛剛不宜比柔比剛則
公比柔則私故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以比柔
不比剛也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以比剛不比柔也
然比剛亦有失比柔亦有得道理不可執一比之六
三有曰比之匪人則乘承與應皆可言比但以其遠
則謂之應近則謂之比上謂乘下謂承比則兼上下
易學管窺

十七

而言初與二比二三相比三四相比四五相比五上
相比是也

明應

應者彼此相應與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內外共
此一位故各相應焉凡應柔與剛剛與柔皆曰應柔
與柔剛與剛皆爲不應抑又謂之敵應又剛應柔謂
之係應惟柔應剛乃爲正應也加年堂曰初四二五
三上爲應亦有應而不應不應而應者剛應柔柔應
剛爲正應亦有正而不善不正而善者取義各不同

也

正位當位之說

正者陽居陽陰居陰也又曰當位正與當則吉不正不當則凶但正指立心以德言當兼處事以才言故陽居陽陰居陰皆曰正而惟陽可兼言當陰無所謂當也陽居陰陰居陽皆曰不正而惟以陰居陽可言不當以陽居陰無所謂不當也故履六三噬人否六三包羞豫六三盱豫臨六三甘臨噬嗑六三遇毒大壯六五喪羊睽六三輿曳震六三蘓蘓兌六三來兌

易學管窺

十八

中孚六三鼓罷未濟六三征凶此十一條皆所謂以陰居陽位不當者謂才不勝其位也若夫晉九四鼫鼠夬九四次且萃九四大吉元咎豐九四豐其蔀小過九四弗過遇之此五條皆以陽居陰亦曰位不當謂其不當然也非如陰之謂才不稱位也外此而歸妹之彖傳曰位不當自二之五皆位不當然亦止謂六三六五故其下曰柔乘剛其實亦止謂六三一爻爲其所歸妹也既濟之彖傳曰剛柔正而位當故其下曰初吉柔得中也對五之剛得中而言也蹇之六

四當位實也乃謂九三之當連非謂六四之以陰居陰也臨六四之至臨元咎不曰位當乎然當位之當擔當也位當之當應當也以六居三位不當者以九居三則當位實矣以九居四位不當以六居四則位當矣易或云傳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坤曰正位居體既濟曰剛柔正而位當言乎位之常也乾曰六位時乘未濟曰雖不當位剛柔應言乎位之變也人知當位之謂時而不知位之不當亦有爲時者人知剛柔正之謂時而不知剛柔之應易學管窺

亦有爲時者知雖不當位剛柔應之爲時而陰陽爻位之說可會而通喻變所適矣故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位也

漢以來言易者無慮數百家自王弼作註而諸家盡廢唐李鼎祚彙爲集解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迨程子朱子易傳出雖理數所主各有不同而易之大旨盡矣然易者變也變動不居而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者皆各有其所自得則亦有不
容已者非靈章先生易學管窺凡四冊此其

首冊也既爲之圖又爲之說而綜錯互變之義
誠有諸儒所未脩者昔青陽吳七雲先生嘗序
此書以爲數千年之奧旨得是而昭揭於天下
非過譽矣其第二冊以下則逐卦釋之有全卦
有總論意在明白曉暢以便於學者帖括之用
余故畧之而專取是冊以爲藝林之珍玩焉先
生之哲嗣曰紫三先生諱台成雍正甲辰進士
嘉慶六年正月後學趙紹祖識

易學管窺

二十



此書... 易學管窺... 嘉慶六年正月後學趙紹祖識

此書... 易學管窺... 嘉慶六年正月後學趙紹祖識

